

| |
|------|
| ワ 4 |
| 6640 |
| 94 |



74
6640
94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匱秦舊籍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慶王鳴盛

李天保總督蘇州府知府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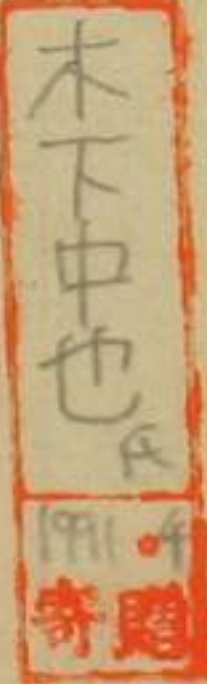
軍禮十一

田獵下

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
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
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
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
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
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羿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
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三 田獵

一



91-0971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虛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軫
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
爲陛下不取益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
既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素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
幸察上善之

文獻通考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書元帝本紀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
大獵

成帝本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大校獵宿萑陽宮
揚雄傳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室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
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
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
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
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
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
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
繞黃山灑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
建章鳳闕神明駁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
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
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御所營尙泰奢
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

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
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
自襄斜東至宏農南岐漢中張羅罔罝採捕熊羆豪
猪虎豹狢獾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
罔為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
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
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
為客卿以風

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
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
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
儀斬牲之禮名曰緇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緇劉之禮祠
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
畢有司告事畢

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
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上獵路見二老
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
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
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祭于鳴條而大
城于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於郊鄒彼二王
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
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
辭而去莫知所在

東平憲王蒼傳蒼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永平四年

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

明帝本紀永平十五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安帝本紀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本紀永和四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
桓帝本紀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延熹元年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六年冬十

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
靈帝本紀光和五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

右漢

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春正月甲戌校獵
王朗傳文帝踐阼朗為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

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蘇則傳則為侍中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
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
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
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
此見憚

吳大帝紀漢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射虎
於慶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
擊以戈獲之

右三國

晉書楊濟傳濟有才藝常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
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
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司稱快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五年三月庚辰車駕校獵
禮志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奉詔
列奏申攝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
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
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
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
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
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
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
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
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

承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
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
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畱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
北外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
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
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
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
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
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
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
省畱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
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
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

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
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
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
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
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
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陞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
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
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
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鈚戟虎賁毛
頭文衣鵝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
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及
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鈚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
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六
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賊圍眾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寶獲車充庖廚列言統曹正廚置罇酒俎肉于中遠以犒饗校獵眾軍至脯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斂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

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畱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春正月癸未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甯宴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于元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丁巳車駕校獵於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十月己巳車駕校獵于姑孰

禮志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芟舍夏苗則以享酌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驅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麕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準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宴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士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蒐田案以上宋

隋書禮儀志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于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陳書後主本紀禎明二年冬十月己酉輿駕幸幕府山大校獵

蕙田案以上梁陳

魏書道武帝本紀登國九年春三月帝北巡夏五月田於河東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於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

天興六年七月車駕北巡築離宮於材山縱士校獵東北踰罽嶺出參合代谷

天賜三年春正月車駕北巡幸材山宮校獵至屋孤山

明元帝本紀永興四年春二月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

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秋七月大獮於石會山臨去畿

骨羅山獲禽十萬

神瑞二年五月丁亥次于參合東幸大甯丁未田於西

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魚辛酉次于濡源築立蟀

臺射白熊于頽牛山獲之

秦常元年六月丁巳車駕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

陂西行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

九泉戊戌車駕還宮 二年五月車駕西巡至于雲中

遂濟河田于大漠 四年正月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

渚冬十有二月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于辱孤山至

于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 六年夏六月

乙西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獵于祚山親射虎獲

物皆以乘輿之副 八年三月帝田于鄴南韓陵山幸
汲郡至于枋頭

太武帝本紀神麋元年夏四月西巡田于河西冬十月
北巡田于牛川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獵 二年十
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八月行
幸南宮獵于南山

太延元年秋七月田于柵楊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
己巳校獵于廣川 二年八月帝校獵于河西

太平眞君七年二月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陽
文成帝本紀太安二年秋八月甲申畋于河西 三年
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己巳還宮秋八月畋于陰山之
北己亥還宮 四年二月南幸信都畋遊于廣川六月
畋于松山

和平二年三月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 三年

二月畋于崞山遂觀漁于旋鴻池 四年夏四月癸亥

上幸西苑親射虎三頭五月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

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閒月命羣官講武平壤所幸之

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

也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

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

校自今以後不聽濫殺其田獲皮肉別自頒賚

獻文帝本紀皇興元年十月癸卯畋于邦南池 二年

五月乙卯畋于崞山遂幸繁峙冬十月畋于冷泉 三

年夏四月丁酉畋于崞山

出帝本紀永熙二年十有二月丁巳車駕狩于嵩陽己

巳遂幸温湯丁丑車駕還宮 三年二月辛巳幸洪池

陂遂遊畋

周書文帝本紀魏大統八年冬十二月魏帝狩于華陰

大享將士太祖率諸將朝于行在所

魏書孝靜帝本紀武定元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冬十有一月車駕狩于西山

亦朱榮傳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

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

中之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

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性

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

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

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

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

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

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

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尤自寬縱今

秋欲其兄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

虎仍出曾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鎮回軍之際因平

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

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甯一八表

無塵然後其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

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北魏

隋書禮儀志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

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

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釵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更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眾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于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日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于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釵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從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闔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北齊書神武本紀興和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文宣帝本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巡三堆戍大狩而歸五月庚午帝校獵于林慮山戊子還宮後主本紀武平四年九月校獵于鄴東七年冬十月丙辰帝大狩于祈連池

暴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

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元坦傳坦為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雁犬常數百頭自言甯三日不食

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

蕙田案以上北齊

隋書禮儀志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于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于後表之中以集眾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于其所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于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暉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

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祔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

蕙田案以上北周田獵儀式規仿周官頗為近古蓋盧辯輩所潤色也

右南北朝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三年六月辛巳獵于連谷禮儀志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

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
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
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畋令卽留軍所監
獵布圍闕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闕
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
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騊太常陳鼓箛簫角於帝左右
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越圍
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闕豬停輞有司斂大綏王公以
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
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
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
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將
發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二軍四夷百姓皆獵凡

射獸自左膘而射之遠于右膂反爲上等達右耳本爲
次等自左髀達于右肱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
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
之畋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
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
供宗廟使歸薦腊于京師小獸私之

右隋

唐書禮樂志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眾
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後前一日諸將
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
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
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于皇帝東南西向
六十陳于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

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
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于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
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筋弓矢以前再驅
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
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
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于右膈為
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脾達于右膈為下射羣獸相
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
表者不逐之田將舉虞部建旗于田內乃雷擊駕鼓及
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獻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
乃命有司饁獸于四郊以獻告至于廟開元禮略同
通典李靖曰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

兩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
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
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
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
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正月己巳獵于渭濱 四年
閏月己未幸舊塹壬戌獵於好畤乙丑獵于九畷丁卯
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 五年十一月癸卯獵于
富平北原十二月丙辰獵于萬壽原 六年二月壬子
獵于驪山十月庚申獵于白鹿原十一月辛卯獵于沙
苑丁酉獵于伏龍原 七年十月辛未獵于鄠南庚寅
獵于圍川十二月戊辰獵于高林 八年十月辛巳如
周氏陂獵于北原十一月辛卯如宜州獵于西原庚子

講武于同官癸丑獵于華池北原十二月獵于鳴犢泉
巢刺王元吉傳元吉爲并州總管劉武周畧汾晉詔
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置罔
三十車曰我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
民家府門不閉歆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
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斂畜產爲盡每射于
道觀人避矢以爲樂百姓怨不可與其守

蘇世長傳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
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遊
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變色旣而笑曰狂態發耶
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
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
盜劫人陛下救恤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

堪所求帝不聽

呂向傳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
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爲
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
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
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于
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
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
詔蕃夷出仗

唐儉傳儉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
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
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

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

褚亮傳高祖獵觀格虎亮懇幅致諫帝禮納其言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十一月乙巳獵于滻南壬子

講武于新鄭 五年十二月辛未獵于安樂川

龍朔元年十月丁卯獵于陸渾戊辰獵于非山

舊唐書高宗本紀總章二年九月己亥發自九成宮壬

寅停華林頓大蒐于岐

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二年十二月癸酉獵于昆陽 四

年閏五月丁卯禁作塞捕魚營圈取獸者

上元元年十一月乙酉獵于華山回武原

通典高宗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

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得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

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唐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十月癸亥幸龍門乙丑獵于

新安

通典睿宗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

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後來冬狩三

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翽飛

豈暇翔飛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

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鑿齊楚仁恩合禹

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則令為決虞箴遂孔彰

手制曰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予時因暇景為

苗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

卿有箴規輔予不逮今賜物五千段用以勸獎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于渭川

文獻通考明皇開元三年大蒐于鳳泉右補闕崔向上

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爲乾豆賓客庖廚者哉亦將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若聞而無謹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于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躡蒙籠越嶮險靡榛藪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鎬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尙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唐書吳兢傳開元十三年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 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

株之殆帝納之

元宗本紀十四年十二月獵于方秀川 十五年十一月獵于城南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七年十二月校獵渭濱

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四年十一月禁畿內弋獵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德宗本紀貞元三年十二月獵于新店 八年十二月獵于城東 十年十二月獵于城南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一年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獻狐兔

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正月卽皇帝位十二月庚辰獵

于城南壬午擊鞠于右神策軍遂獵于城西甲申獵于苑北

長慶二年十月己卯獵于咸陽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癸酉迎皇太后遂獵于驪山

白居易傳居易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成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甯在昔元祖厥訓孔彰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奔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環趨以出鵠死握中噫遂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楸可懼審其安危唯聖之慮

文宗本紀太和四年三月癸卯禁京畿弋獵

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停獻鷲鳥畋犬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二年十月帝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于閣內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幾廢弛星出夜歸方今用兵且宜停止上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四年十月獵于鄠縣十二月獵于雲陽唐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希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

右唐

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二月壬辰畋于伊闕
二年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 三年
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

家人傳莊宗方與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獵畋于
白沙后率皇子后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
何澤傳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
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
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
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言願賜臣死
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伶官傳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
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
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

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
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
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笑乃得免

明宗本紀天成二年十二月甲辰畋于東郊

宋史符彥卿傳清泰中彥卿改易州兼領北面騎軍
賜戎服介冑戰馬嘗射獵遂城鹽臺淀一日射麋斃
狼狐兔四十二觀者神之

晉出帝本紀天福八年十月壬子畋于近郊

開運二年三月丁未畋于戚城十二月丁丑畋于近郊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
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
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

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秦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鷂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右五代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二月己卯禁春夏捕魚射鳥十二月庚戌畋于近郊

禮志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鷲鷹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其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從官或賜窄袍煖鞞親王以下射中者賜以馬

太祖本紀建隆三年十月辛亥畋近郊十一月己卯畋于近郊

乾德元年冬十月己亥田近郊十一月己亥畋近郊

二年十一月壬辰畋近郊

開寶元年冬十月己未畋近郊二年十月戊子畋近郊

郊十一月甲寅畋近郊五年十二月己亥畋近郊

八年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九年五月己巳幸飛龍院觀漁金水

河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丙辰狩近郊十月辛巳

畋近郊十二月庚午畋近郊三年夏四月丙辰禁民

自春及秋毋捕獵冬十月庚午畋近郊十二月庚午畋

近郊四年二月戊寅次澶州觀魚于河十一月己丑

畋近郊十二月丁卯畋近郊

禮志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多盜獵狐兔者命

禁之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爲我重獸而輕人特貰其罪帝常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臘日出狩以順時令緩轡從禽是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兔五詔以古者蒐狩以所獲之禽薦享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爲定式帝雅不好弋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遊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已而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獻鶻一號海東青詔還賜之臘日但命諸王略畋近郊而五坊之職廢矣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五年三月丙午幸水磴因觀魚九月壬戌畋近郊十二月庚辰發大名府因校獵六年十二月己卯畋近郊七年十二月丙申狩近郊李燾長編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

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田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著于令

太宗本紀雍熙四年秋七月丙寅幸講武池觀魚冬十二月庚戌畋于近郊

端拱元年冬十月癸未詔罷遊獵五坊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毋以爲獻

淳化五年十二月丙戌命諸王畋近郊

真宗本紀咸平三年十二月戊申狩近郊以親獲禽獻太廟

文獻通考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兔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宋史真宗本紀咸平四年十一月庚寅畋近郊

景德三年十二月乙酉狩近郊以親獲兔付有司薦廟
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己亥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
長吏申明之

禮志真宗詔教駿所養鷹鶻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
展禮禁圍草地許民耕牧

仁宗本紀慶曆五年十月庚午幸瓊林苑遂畋楊村遣
使以所獲馳薦太廟召父老賜以飲食茶帛

文獻通考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
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

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
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于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

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
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

以所獲麇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酒食茶
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宋史仁宗本紀慶曆六年十一月辛丑畋東韓村乘輿
所過及圍內田蠲租一年

禮志六年復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
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

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是時道傍居人
或畜狐兔鳧雉驅場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專所獲

也悉縱之免圍內民田一歲租仍召父老勞問其後以
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講

仁宗本紀慶曆七年三月罷出獵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年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蕙田案宋史兵志不及田獵事然考其經制

如禁兵以殿前侍衛二司總之而建隆之獵
先出禁軍爲圍場或幸驥院因以射獵則
凡親近扈從諸軍皆從獵之軍也又數罷五
坊諸人安有鷹犬小兒隊長之紛紛哉蓋宋
懲五代唐莊宗弊政故田獵之事簡便務實
有可取者南渡以後史志闕如蓋亦無復開
國規模矣

右宋

遼史營衛志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
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以爲常四時各有
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曰鴨子河樂皇帝正月上旬起
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鷲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
泮乃縱鷹鵠捕鷲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樂東

西二十里南北二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
皆沙塢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
備連鏃一柄鷹食一器刺鷲錐一枚于樂周圍相去各
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于上風望之
有鷲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鷲騰起左右圍
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鷲拜授皇帝放之鷲
擒鷲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鷲取腦以飼鷲救
鷲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鷲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
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鷲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徧
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
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
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
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

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暑之所四
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
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
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
射鹿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
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
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灤水側
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
謂之舐鹽鹿又名呼鹿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
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
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煖牙帳
多于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
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

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苳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
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
曰壽甯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楹柱錦爲壁衣
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櫺皆以氈爲之傳
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
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甯殿北有長
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祇
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
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禮志獵儀獵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詔司獵官選獵地
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
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陞舉敵烈麻都以酒二尊盤殮
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

馬入園中皇太子親王率羣臣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兔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

臣各進所獲及酒訖賜羣臣飲還宮應歷元年冬漢遣使來賀自是歲以爲常儀統和中罷之

太祖本紀天贊三年十月獵寓樂山獲野獸數千以充軍食十一月射虎于烏刺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

太宗本紀會同三年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遊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遊畋非徒縱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郭襲傳景宗卽位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以蘇世長諫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

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除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謹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畋萬一有銜檠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爲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聖宗本紀統和十四年正月漁于潞河十一月詔諸軍官毋得非時田獵妨農十五年八月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誠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我兒爲天下主馳騁田

獵萬一有銜檠之變適貽予憂宜深戒之
興宗本紀重熙十七年閏正月射虎于侯里吉

右遼

金史太祖本紀收國元年三月辛未獵于寥晦城二

年九月己亥上獵近郊

熙宗本紀皇統二年正月己亥上獵于來流河十二月

壬申上獵于核耶呆米路癸未還 四年九月乙酉上

如東京壬子獵于沙河射虎獲之十一月己酉上獵于

海島 九年十一月癸巳上獵于忽刺渾土溫

世宗本紀天定三年八月勅殿前都點校唐括德溫重

九出獵國朝舊俗今扈從軍二千不無擾民可嚴為約

東仍以錢萬貫分賜之九月秋獵十月冬獵十二月獵

于近郊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為常 九年三月尚書

省定網捕禽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

法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 十

年七月秋獵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又勅

扈從人縱畜收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 二十五

年十月禁止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詔

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

海恐盡獸類

梁襄傳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陛下神武善

騎射舉世莫及銜槩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

翠華有峻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參

錯于隊伍當此宸衷甯無戒悔臣又聞陛下于合圍之

際麋鹿充物圍中壯而大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

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禽獸而未及隨駕眾多之

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

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弱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

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

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獵不可廢宴安鳩毒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音回北轅之轍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世宗嘉納遂為罷行
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即皇帝位六月辛卯修起居注完顏烏者知登聞檢院孫鐸皆上書諫罷圍獵上納其言九月丙子獵于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甯右丞相襄不應請車駕田獵上曰此小事不須治之十月丙申冬獵
明昌元年春正月丁巳制諸王任外路者許遊獵五日

過此禁之仍令禁約人從毋擾民六月丙申遣諭諸王凡出獵毋越本境八月丁未獵于近郊十月丁未獵于近郊十一月丙子冬獵十二月壬午免獵田今年稅
二年十二月甲申獵于近郊 三年二月甲戌朔勅猛安謀克許于冬月率所屬戶田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丁酉獵于近郊九月己卯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租稅之半曾當差役者復一年十月己巳獵于近郊 四年正月癸巳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種禁地聽民持農器出入丙申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二月癸丑獵于桃村淀十二月丙辰獵于近郊 五年六月己亥出獵登胡土白山酌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進

酒七月戊辰獵于豁出火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
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魯溫合失不是日上親
射獲黃羊四百七十一閏十月乙亥獵于近郊
承安元年八月己酉獵于近郊 三年八月辛未獵于
近郊癸酉獵于香山九月乙巳獵于近郊十月庚午獵
于近郊十一月甲寅冬獵十二月甲子獵于酸棗林大
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 四年八月己巳獵于近
郊壬申獵于香山丁丑獵于近郊 五年七月甲戌獵
于近郊十月丁未獵于近郊
泰和元年正月辛未上以方春禁殺含胎兔犯者罪之
告者賞之十二月壬寅獵于近郊 二年十月丙戌獵
于近郊十二月戊寅冬獵 三年七月庚辰獵于近郊
十一月丁丑冬獵以獲兔薦出陵 五年七月丙子定

圍場誤射中人罪 六年十月甲子獵于近郊 七年
二月己未獵于近郊九月丙戌獵于近郊十月丙辰獵
于近郊十一月甲午獵于近郊
衛紹王本紀天安二年十一月獵于近郊
宣宗本紀貞祐二年九月戊子禁軍官圍獵 三年九
月丁卯以秋稼未穫禁軍官圍獵
元光元年十月甲申上獵于近郊詔免百官迎送且勿
令治道以勞百姓 二年十月乙亥制行樞密院及元
帥府農隙之月分番巡徼校獵月不過三次丁丑上獵
于近郊乙酉上獵于近郊
哀宗本紀正大四年十月壬戌外臺監察御史諫獵上
怒以邀名賣直責之十一月丁酉獵于近郊 六年十
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癸辛雜識北客云北方人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免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帽則其圍復合眾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右金

元史兵志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其差發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六色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自太宗乙未年抄籍分屬御位下及諸王公主駙馬各投下及世祖時行尙書省嘗重定其籍厥後永爲定制焉

太宗本紀二年庚寅春帝與拖雷獵于斡兒寒河四年壬辰冬十一月獵于納蘭赤刺溫之野五年癸巳秋八月獵于兀必思地六年甲午冬獵于脫卜寒地九年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冬十月獵于野馬川十年戊戌夏帝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十一年己亥春復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獵

于揭揭察哈之澤十一月丁亥大獵

定宗本紀元年丙午冬獵黃羊於野馬川

憲宗本紀三年癸丑春正月帝獵于怯蹇义罕之地

四年甲寅春帝獵于怯蹇义罕夏幸月兒滅怯之地冬

大獵于也滅干哈里义海之地 八年五月皇子阿速

帶因獵獨騎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

拔民慈者即斬以徇由是秋毫不敢犯

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冬十月乙丑禁京畿田獵

至元元年秋八月陝西獵戶移獵商州冬十月乙巳禁

上都畿內捕獵 二年四月戊子禁北京平濠等處人

捕獵 三年十月申禁京畿畋獵 四年十一月申嚴

京畿畋獵之禁 七年七月命達魯化赤兀良吉帶給

上都扈從畋獵糧 九年冬十月己亥敕自七月至十

一月終聽捕獵餘月禁之 十年正月己未禁鷹坊獵

民九月辛巳遼東饑弛獵禁戊子禁京畿五百里內射

獵己丑勅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 十二年二月勅

畏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十月辛丑弛北京義錦等

處獵禁 十四年八月車駕畋于上都之北冬十月辛

酉弛蓋州獵禁 十七年春正月丁卯畋近郊 十八

年春正月丁未畋于近郊五年禁高麗全羅等處畋獵

獲民者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 十九年春正月丙子

車駕畋于近郊三月丙戌禁益都東平沿淮諸郡軍民

官捕獵冬十月庚寅以歲時不登聽諸軍捕獵於汴梁

之南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于近郊七月癸酉

詔禁捕獵 二十三年十一月勅禽獸孕時無畋獵

二十四年二月甲午畋于近郊乙未禁畏吾地禽獸

孕孳時畋獵閏二月乙丑畋于近郊 二十五年春正月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丙午畋于近郊二月敕江淮勿捕天鵞弛魚鰲禁三月甲午禁捕鹿羔 二十七年三月乙巳中山畋戶饑給六十日糧九月申嚴漢人畋獵之禁 二十八年十一月武平平灤諸州饑弛獵禁其孕字之時勿捕 二十九年二月丁卯畋于近郊戊子禁杭州放鷹

成宗本紀大德元年三月癸酉畋于柳林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五月丁丑禁民間捕鬻鷹鷄八月丁未命諸王阿只吉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十一月癸亥詔自今畋獵始自九月閏十二月弛湖泊之禁仍聽正月捕獵 二年二月己巳畋于鄴州 五年冬十月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

禁聽民捕獵

七年二月真定路饑賑鈔五萬定仍諭

諸王小薛及鷹師等毋于真定近地縱獵擾民

武宗本紀至大元年十一月辛巳罷益都諸處合刺赤等符獵 三年秋七月立河南打捕鷹坊魚課都提舉司秩正四品八月甲子獵於昂兀腦兒之地十一月以益都密海等處連歲饑罷鷹坊縱獵其餘獵地並令禁約以俟秋成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四月禁鷹坊擾民九月復置中宮位下怯憐口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秩正三品十二月禁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皇慶元年五月諸王脫忽思海迷失以農時出獵擾民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 二年七月諸被災地並弛山澤之禁獵者毋入其境

延祐二年四月乙巳車駕幸上都宣徽院以供尙膳遣人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特罷之三年春正月以眞定保定薦饑禁畋獵三月鷹坊字羅等擾民於大同敕拘還所奉璽書禁天下春時畋獵五年三月庚午立諸王斡羅溫孫部打捕鷹坊諸色人匠怯憐口總管府秩從四品六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只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魯忽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爲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二月丁巳畋于柳林三年二月癸酉畋于柳林
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春正月乙未以畿甸不登罷春畋三年八月甲午以災變罷獵辛丑次中都畋于汪

火察禿之地四年二月壬午狩于鄴州

致和元年正月己卯帝將畋獵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

饑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察之

文宗本紀天曆二年正月癸酉赦罷今歲柳林畋狩十

一月甲子止鷹坊毋獵畿甸

至順元年二月庚寅立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

秩正二品十一月知樞密院事燕不憐請依舊制全給

鷹坊芻粟使毋貧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爲

出朕豈以鷹坊失所重困吾民哉不從戊戌立打捕鷹

坊紅花總管府於遼陽行省秩正四品十二月癸酉詔

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

澤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甲戌賑遼陽

行省所居鷹坊戶糧一月二年八月丁巳命邠王伯

顏帖木兒圍獵于撫州
順帝本紀至元三年春正月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
五日秋七月癸卯車駕出獵 四年二月庚午車駕獵
于柳林

蕙田案元代最重田事史志所紀御位下打
捕鷹房官至一千二百餘戶諸王位下打捕
鷹房官幾至千戶約計天下州縣所設獵戶
幾三萬三千餘戶既非隸籍之兵又非屯田
之卒姦民未免寄食于其中以擾害閭閻矣

右元

明大政紀永樂二十年五月乙酉車駕度偏嶺命將士
獵于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
討道中唯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

氣耳

明史宣宗本紀宣德四年十月甲午閱武于近郊乙未
獵于峪口戊戌還宮 五年十月丙子巡近郊己卯獵
于盆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九
年九月癸未自將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于盆道
丁酉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
宮

王圻續通考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
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
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
多設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
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
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大政紀正德十二年正月上獵南海子九月二十七日
上獵大同陽和衛城天雨雷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星隕
明日駕赴大同 十三年四月上親詣天壽山祭告六
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明史武宗本紀正德十四年春二月丁丑大祀天地於
南郊遂獵于南海子冬十一月乙巳漁於清江浦

蕙田案明史兵志不載田獵事本紀亦不詳
禮志復不及之蓋有明一代惟宣宗孝宗頗
有志講武者由今考之侍衛上直軍及四衛
營其皆從獵之軍歟

右明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
祭社注火弊火止也春田王用火因焚萊除陳
草皆殺而火止 蒐火弊者謂田止也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時則施火令注焚萊之時野焚萊則有刑

罰焉注野焚萊民壇放火 疏野焚萊有罰者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
弊鄭云春田王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壇放火則有罰也

蕙田案施火令謂昆蟲既蟄以後刑焚萊謂
春田火弊以後也

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焚萊者山澤之虞 疏
山虞二月焚萊除陳生新

禮記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疏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
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

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
春秋傳三月鄭人鑄刑鼎上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蕙田案疏云十月至仲春皆得火田此正司
燿修火令之時也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無
涉

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

方氏懋曰毋焚山
林主田者言之也

蕙田案孔疏十月至仲春皆得火田此云毋

田獵

三

焚山林者蓋已在日夜分之後春蒐火弊獻禽已畢司燿所謂野焚萊者有罰時也

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然後簡其車賦而

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

以觀其習變也注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

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

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今云季春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遂以為天子

請後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為季春當為仲春也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為夏

三月此出火者謂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土文伯

議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發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案司燿

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作記之人謂為焚萊祭社故稱季春

明為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讒

其盡物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

火田為符似法得火田而讒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

風周禮羅氏謂則作羅羅鄭云備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網圍取禽也

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

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讒盡物故

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

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杜注焚火田也咸邱魯地讒盡物故書疏以火焚地

蕙田案疏解火田之說是

爾雅釋天

火田為狩注放火燒草獵亦為狩疏謂冬臘同名故云亦也

蕙田案冬獵曰狩火田在昆蟲既蟄之後亦

冬獵也狩不必皆火田而火田常在冬時故

二者同名春秋書焚咸邱于春二月於夏時

為季冬非譏其不時讒其盡物也

陳氏禮書建辰之月鶉火見于南方則令民出火所

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于日下故令民納

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烜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

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

伏而后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中春之田

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

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

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蕙田案周禮司燿四時變國火此鑽燧之火
順陰陽之衰旺以爲變改之宜所以平飲食
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此陶冶之火視心星
之伏見以爲出內之候所以利器用也王制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爾雅火田曰狩此田獵
之火視昆蟲之動蟄以爲焚萊之節所以仁
庶物也鑽燧之火四時不廢陶冶之火用於
夏至季秋而納之田狩之火用於冬至中春
而禁之三者各爲一事全不相涉火田之令
自孟冬閉蟄而始至中春蒐田而止大司馬
云火弊火弊者火止也火止則焚山林有禁
矣月令之文與周官互相發明郊特牲云季

春出火爲焚也蓋誤合出火與焚萊而一之
鄭注駁之最是陳氏禮書於此處似未明晰
故其言多鶻突後世如遼道宗清甯二年詔
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其有合於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義者矣

右火田附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三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憲萬鼎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壽盛

李本保總纂蘇都桐城方觀承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冕

軍禮十二

馬政上

蕙田案馬者國之大用故政官以司馬名之重其事也考古天子之馬有二一曰國馬亦曰王馬一曰民賦之馬民賦者井邑邱甸中所出戎馬一甸出戎馬四匹畿內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匹是皆民養之平日有軍旅則賦之故曰萬乘千乘百乘此軍政也國馬則天子使人自養之周禮校人以下趣馬牧師庾人圉師及馬質等皆以養馬為職其事則

牧之有地聚之有廢孽息有候阜育有方制
馭有法勞逸有節所以養之教之盡物之性
以供國之用者皆馬政也自井田法廢馬不
賦于民而盡養于官漢唐以來言馬政者日
亟其盛衰得失之由關於軍國者鉅矣故詳
述其源流以備考鑒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

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
疏辨六馬是差擇也頒良馬而養

乘是養乘也馬政
謂齊其色度其力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為用考三代之制天子
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為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
最為精密然大而天子而諸侯而下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
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于官有藏之于民如邱甸賦取一匹之類皆是藏之
于民不仰國家錫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在天子之
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皆不自蓄馬此是養之于官者
蔡氏德晉曰兵政莫急于馬故校人為政官重職而以中大夫為之校人所養
皆公家之馬萬有餘匹自路馬而外凡郎衛兵衛從王師田巡狩者皆當以此
也給之

蕙田案馬政之利病多矣然其要必在民馬
與官馬分而其法始經久而無弊何則兵之
所資者民馬也兵眾則馬亦眾非賦于民其
何以給故三代之時俾人自養其馬則馬得
所養而國無養馬之費此民馬之不可以官
與焉者也國之所用者王馬也王馬之所任
者國事非養于官何以為政故校人以下俾
官其養吾馬則馬得蕃息而民無養馬之累
若官馬而以民與之則為戶馬為保馬為括
馬而其害不可勝言矣此校人職特著明曰
王馬之政可知民馬之無與于官官馬之不
資于民而馬政之夫綱舉矣

易坤象傳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坤為地類行地无疆

繫辭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蕙田案以上二條言馬之用

說卦傳乾為馬

疏乾象天大行健故為馬也

項氏安世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折陽病則陰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

臥先前足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疏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

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

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疏善鳴取其象雷聲之遠聞也

馬後足白為馵取其動而見也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的顙白顙為的顙亦取動而見也

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

疏美脊取其陽

在中也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為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為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曳取水摩地而行也

崔氏憬曰內陽剛動故為亟心

蕙田案以上馬取象

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

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注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

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鄭氏鏘曰種馬者馬之最善育其種類使生生不窮

馬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

蔡氏德晉曰戎馬以御戎田馬以出獵駑馬以供冗役之用

高氏愈曰校人職馬有六種而此止言三物者蓋種馬不常有齊馬道馬皆王所乘以給臣民之用者唯三物而已

度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王氏應電曰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合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駟牡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

蕙田案後世論馬皆以尺計蓋本此

詩魯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

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

純黑曰驪黃駢曰黃

鼠繁鬣兩破毛或云美髦鬣鴉今之烏驄今之桃花馬陰淺黑今之泥驄騅詩曰有騅有駉駉即今之赭白馬形赤禮記曰夏后氏駉馬黑鬣駉今之淺黃色者為駉馬魚似魚目也詩曰有驄有魚

論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伯樂相馬經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脇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艷光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權頰欲滿如月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膺門馬前胸汗溝馬中脊也又曰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跌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尾骨欲得高而垂眼下懸蠶懸鑿欲得成

埤雅舊說相馬眼欲得有紫艷口欲得有紅光上唇欲得緩下唇欲得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

則怒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鹿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傍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

齊民要術耳小識人意鼻大則能奔目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廉腹小則易養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肉致肥欲得見其骨謂頤頤龍顛突目平脊大腹胫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胫也頤下欲深嗣骨欲廉如織杼而闊又欲長頤下骨是牙欲去齒一寸牙劍鋒則千里額欲方平鬣欲戴中骨高二寸

胸欲直而出頸骨欲大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
骨也 胸筋欲大夾脊 三府欲齊兩脇及中骨也 附蟬欲大夜眼也 肘後欲開
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
而明其後開如鷄翼能久走

國憲家猷汗溝欲深入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
行千里口中有黑者曰銜烏短壽白額入口名梅雁
一名的盧

安驥晝頭宜少肉如剝兔頭口中欲鮮明舌欲方而
薄長而大如朱

相馬經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腳行五百
里蘭筋豎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膝如團
翹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團如翹目
成人者行千里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者目上陷如井字曰成人者瞳子中人頭足皆見

國策張儀曰秦馬之良探前跌後蹄間三尋三尋三尺也

海客曰談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
反在前蹄之先謂之跨竈馬蹄之下有兩空處名曰
竈門

全雅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

列子伯樂對秦穆公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
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有
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三月
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邱公曰何色對曰牝而黃往
取之牡而驪公曰物色牝牡尚弗能知何馬之能知
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
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若滅若沒若忘若失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容也
集異記甯王得二馬其一價一千緡一五百緡坐客

五禮通考卷之三 馬政

觀之不相上下莫測其價之懸殊甯王合驗之馳驅
數四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
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品其高下焉

相馬經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驚乃相其餘大頭
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脰大蹄三羸五驚者大
頭緩耳一驚長頸不折二驚短上長下三驚大豁短
脅四驚淺髀薄體五驚

國憲家猷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
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
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
盡缺十年而下兩齒缺十一年而下四齒缺十二年
盡缺十七年上四齒缺十八年盡缺十九年上兩齒

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
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相馬經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四歲齒
落不復出

馬經釋義案內經頭爲諸陽之首具五官通七竅六
腑清陽之氣五藏精華之血皆會於頭故庭闕宜張
蕃蔽欲見心氣通舌心主血也肝氣通目肝主筋也
脾氣通口脾主肉也肺氣通鼻肺主氣也腎氣通耳
腎主骨也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腹脅者臟腑之郭
也膺門者氣海之所藏也跂脛者所以管趨翔也
又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
爲眼骨之精爲瞳子腎所屬也筋之精爲黑眼肝所
屬也血之精爲絡心所屬也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肺

所屬也肌肉之精為約束脾所屬也

蕙田案以上辨馬之名物

周禮夏官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廢廢一僕夫六廢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元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廢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厥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麗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從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車之也

鄭氏謂曰養之莫其繁盛乘之莫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乘之法也四馬為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為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為十一匹則同一阜傳曰牛驥同皁皁言皁隸之所掌也合三阜而三十六匹則同一繫繫則繫屬而不散之義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同一廢廢則數至于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于易乾為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于此故以廢名之合六廢而成一校而六廢又分為左

右則十

王氏應電曰舊說謂駕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駕馬為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督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于馭夫而不屬於僕夫者以駕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略相

當矣 蔡氏德晉曰一千二百四十四匹而一馭夫自師至馭夫皆以八登之則有八馭夫可知矣然則合天子良馬駕馬之數計之共得馬一萬七百八十四匹而民間之馬不與也舊解誤

王氏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于校人則以中大夫為之其官為弱尊駕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于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于中士之馭夫而已益八趣馬別一馭夫掌之亦兼總于校人矣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注馭夫于趣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稍食師圉府史以下

校人而中其選者度人差而正之也

蕙田案以上畜馬官職祿食及選舉之政

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

馬二種

注降殺之差每廩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驚馬則皆分為三焉

蔡氏德晉曰十二閑良馬四閑三廩為一閑驚馬八閑每馭夫為一閑也邦國諸侯之國六閑良馬二閑驚馬四閑也四種無種馬戎馬也家天子公卿之家四閑二種田馬一閑驚馬三閑也

又曰邦國六閑良馬二閑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驚馬四閑為四千九十六匹合計之當得五千三百九十二匹衛文公騶牝三千齊景公有馬千駟未嘗過制也而陳用之譏其僭侈踰禮亦考之不詳矣

鄭氏鏐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為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為十二閑諸侯馬四種分為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驚馬二種分為四閑又半諸侯也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

甸一甸供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為司馬法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考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收以待用者即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蓋養於國者為車路之備出於民者為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

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鄭氏鏐曰特謂牡馬也詩云實惟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

蕙田案特與牡有異牡對牝而言特又別于牡而言特所以駕服特所以蕃孳也閑中之馬特馬居牡馬四之一所以仲月通淫月令

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者也故廋人伏特用之不使甚勞所以安其氣血校人夏攻特以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牝以為蕃馬之本皆先王順時育物能盡物性之義

又案以上養馬之數

注頌授圉者所牧處一語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注頌授圉者所牧處一語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

蕙田案馬必就牧雖官馬之在閑者當水草茂盛之候亦皆當置之牧地也

孟春焚牧

注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鄭氏鑄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蕙田案以上牧馬之地後世謂之牧廠設監

以治之唐之四十八監等是也

中春通注

注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注所合生一皆繫在廋

其牝欲遊則就牧之壯而合之

方氏慈曰合牛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羣也牧蓋畜養之地

蕙田案此遊牧孳息之令

周禮夏官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王氏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

蕙田案芻牧以芻牧之所謂牧養也王氏說與牧師複

又案此條馬之芻牧序官圉夫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覺廢始牧夏庠馬冬獻馬

禮記卷之四十四 馬政

疏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春新延廢不時也凡馬日

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分秋分治廢當于是時

劉氏舜曰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

除之去其穢也罽廢辟去其惡也

蔡氏德晉曰始牧始出牧放也序廡也夏酷暑而馬尤畏熱故

為廡以涼之養馬之事莫要于溫涼出人之以時故特舉之

趣馬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注居謂牧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

以前八月以後在廢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故云

蕙田案此條因時廢牧之政

校人春執駒注鄭司農云執駒無命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駉

夏頒馬攻特注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

蕙田案先鄭云驟之驟去勢也馬必驟而後
可用春執駒已驟之矣及夏而通淫之特亦
并驟之使供用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

周禮夏官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駉

攻駒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注阜盛壯也鄭司農云散謂括馬耳并合詳

教駉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鬪者散馬耳以竹

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王氏應電曰每爵二廋人一廋人所統三馭夫九趣馬二十七閑師一百八閑

人政以治之教以導之自阜馬以至圉馬皆是也阜者秣飼以時使之壯盛佚

者駕乘有節使不過勞三歲曰駉始教以乘習二歲曰駒攻治其蹄鬪執駒以

熟其性圉馬以就牢籠然後馬之惡者可使馴柔者可使良而無要駕驚奔之

患

馬質綱惡馬注謂以索綱

維押習之也

蕙田案先王所以盡馬之性者亦唯養之教

之而已校人總其綱廋人馬質兼掌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

注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

之相助也疏財謂其新具及藥直

天官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

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

養之食之

蕙田案以上療馬疾

夏官校人秋臧僕冬獻馬講馭夫

注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之僕

獻馬者見成馬于王也馭夫馭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疏云講猶簡習者亦謂秋時物成講之使成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

時簡差也節猶量也

差擇王馬以爲六等

劉氏舜曰目以知其驥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悍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給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王氏應電曰簡其六節者凡馬驅之而首旋之而反此進退之節提之而走控之而止此行止之節蹶之而趨馳之而奔此馳驟之節簡者督策之使合節此教導之法也

蕙田案此養馬調馬之佐校人者六節王氏與注及劉執中說不同王氏爲優蓋此言贊正良馬則駕馬應不在內且與節字親切簡馬之道六者不可廢也

掌駕說之頌凡用馬當均勞逸故駕說頌依次第

馬質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注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蕙田案齊飲食簡六節掌說駕等皆所以臧僕而講馭夫之事歸於善養善教善用之馬政之實際也

詩小雅吉日既差我馬

傳差擇也

爾雅釋畜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

獵齊足

注齊毫尚純齊力尚強齊足尚疾

周禮夏官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注物馬齊其力

蕙田案以上差擇頒馬之政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

皆有物賈

注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

蔡氏德晉曰賈平也馬之價直不等故立馬賈平之謂賈馬則驗其鬻長平其價直也

易氏說曰此言市馬之政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

若有馬訟則聽之注訟謂買賣之言相負 巫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馬質禁原蠶者注原舟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其傷馬歟

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驕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氏鑄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驕也以天文考之天驕房星也房為龍馬馬生者其氣質本諸此則馬祖為天驕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

夏祭先牧注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

秋祭馬社注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

冬祭馬步注馬步神為從者馬者

蕙田案王氏鄭氏說與注不同似更優

廋人掌祭馬祖祭閑之先牧注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

春官甸祝禱牲禱馬皆掌其祝號注杜子春云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禱也禱詩云既伯既禱

蕙田案以上馬政祭祀

又案三代以後國之需馬益急養馬之政益煩而卒至于耗弊而無實者究由畜牧之不精也今考周禮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等職大小相維詳要具舉則官得其人矣牧地有厲禁廢牧有時令則天地之和協矣芻秣有專司疾病有醫療而養之極其精矣贊正良馬而教駢攻駒散馬耳綱惡馬則教之極其馴矣至于仲月通淫游牝攻特則又全其孳息之性焉後世論牧政者所當詳究也

右周馬政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騶耳之駒其後又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貨殖傳烏氏韋昭曰烏氏縣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

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

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歸氏有光曰周禮牧馬之事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考其實不然邱甸之馬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馭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騶牝三千詩

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
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駟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
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
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卻竟以
敗降秦馬無聞焉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掌輿馬

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合各五丞一尉師古曰伏儼曰主乘輿

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合丞伏儼曰主乘輿

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駮丞華五監長

丞如淳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師古曰閑關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駒駮出北海中其狀如馬又邊郡六牧師苑令

各三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二十萬頭又牧橐昆躡令丞如淳曰

昆躡善升馱者也因為馱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駝也昆馱名也躡爾雅曰皆屬

焉

金日磾傳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

馬監

史記平準書漢興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

匹則百金至今上即位數歲國家無事眾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與會

漢書文帝本紀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餘皆以給傳置

蕙田案此裁省殿馬之始

食貨志鼂錯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

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去聲復卒

五禮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左

蕙田案此養馬復卒之始

孝景二年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
景帝本紀中四年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
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
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武帝本紀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
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

蕙田案此牧地弛禁之始

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再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羣掌
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
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馴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匈奴列傳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
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
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

漢書食貨志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
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
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

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合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
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蕙田案建元罷苑馬而畜馬之本傷矣數出
師而用馬之力殆矣于是為假母歸息之令
而車騎之馬遂乏甚至官吏出馬不踰時更
籍吏民馬矣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

萬頭

注塞斥者言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

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

云從水中出作天馬之歌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為天子言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使烏孫烏孫使使獻馬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使者往既多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不肯與漢使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是歲太初元年也

漢書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圍其城宛大恐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貳師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西域傳天宛俗嗜酒馬者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善馬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

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

為宛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語

相與其殺昧蔡立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于

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

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

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

諸州皆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者皆漢使所種也

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

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

武帝本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

西域傳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牧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徐氏曰案晁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即馬復令也

昭帝本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

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

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

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

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舊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蕙田案此係昭帝元鳳二年事文獻通考以

馬政

為宣帝五鳳二年誤

元帝本紀初元元年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狗馬 五年

四月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貢禹傳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廩馬

百餘匹方今廩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飢而廩馬食

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

御廩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

食穀馬

成帝本紀建始二年秋減乘輿廩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武帝於口賦錢八增二錢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

年令郡國毋效今年馬口錢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

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二人之卒此內

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

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傳于時內郡

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羣傳邊郡之盛則三十六

苑分置西北傳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

人牧者征伐四彝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

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

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

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

邊郡之欲廣蓄牧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

馬而至腰斬者功臣表擢頃侯召奴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

安令幾坐死者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

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驘負石至玉門關武紀太初三年輪臺

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歸氏有光曰漢馬莫盛于孝武之世後以馬耗故為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輪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駟駮諸監殿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宛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鄯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官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肅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健為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

後漢書百官志太僕卿一人掌車馬丞一人未央殿令一人主乘輿及殿中諸馬長樂殿丞一人舊有六殿中興省約但置一殿後置左駿令殿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

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甯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鬮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注接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吐而有

五曹書卷之三十四 馬政

下

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野欲緩牙欲前向牙欲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和帝本紀永元五年二月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本紀永初元年九月詔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 六年春正月詔越鸞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健為置漢平苑 順帝本紀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

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多園廄充滿故置馬氏端臨曰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廄馬萬匹其可減乎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

靈帝本紀光和四年正月初置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注謂調發也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注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出馬弩十一月詔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右秦漢

晉書職官志太僕統典牧乘黃廄驂駟廄龍馬廄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驂駟為門下之職

馬政志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為夏卿太僕漢為中二千石梁列為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

魏書太宗紀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戶輸戎馬一匹泰常六年春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

世祖紀太延二年十一月行幸柁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宇文福傳太和十七年車駕遷洛勅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汧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于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耗損高祖嘉之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合

食貨志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恆置戎馬十萬疋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羣盜所盜掠焉

隋書百官志後齊太僕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產之屬統驪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馬等署令丞驪騮署又有

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右南北朝

隋太僕寺又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一十八統驪騮乘黃龍殿等

署各置令二人乘黃

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驪騮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騾牧置帥都督及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緣邊交市監及諸屯監每監置監副監各一人畿內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焉
煬帝即位太僕減驪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殿曰典

隋書百官志

馬政

廄署有左右駁阜二廄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

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駒駮閑五左右駃騠閑六左右天

苑閑有直長十四人又有奉乘十人

禮儀志隋制長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

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

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

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書兵志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

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

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

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

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

駮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一曰祥麟

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

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

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甯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

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

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

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

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

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

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

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

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

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案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

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廐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質毛仲旣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

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吐蕃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廩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陵監

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二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案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州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州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州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歸氏有光曰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

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包絡也

舊唐書禮儀志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豮豆各二簠簋各一

明集禮唐設壇於長安四十里外龍豪澤中其制高三尺周迴九步

開元禮仲春祀馬祖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饗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壇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壇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犧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

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壇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如常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醢令人實罇罍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即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罍洗篚罍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

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
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與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
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人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
於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
獻官詣罇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
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
向跪奠爵俛伏與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
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
祇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
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與還罇所
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
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與太祝

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
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立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與還
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
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
望燎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
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
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
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南各二
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
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
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
拜贊引引出仲夏饗先收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前
饗三日應饗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饗所

右校埽除壇之內外爲瘞罔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
物衛尉設饗官次於東墼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
犧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罔西
南同馬祖儀設瘞罔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饗官以下
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
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尙
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
其罔寘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
用賴於今式用肆僕爰以制幣云云尙饗馬步祝文曰
惟神爲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害載
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尙饗
冊府元龜永泰五年四月丙午命太常寺復置馬祖壇
依常式饗祭

右隋唐

五代會要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

先是梁師攻戰

得敵人之馬必納官
故出令命獲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
匹外匿者有罪
長興四年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
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
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者如市
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
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
之故有是勅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禦契

丹

右五代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四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鳴盛

李太僕總纂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參校

軍禮十三

馬政下

宋史兵志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二使領之
 太平興國五年改為天慶坊雍熙四年改為騏驎院左
 右天駟監四左右天慶坊二皆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
 羣牧使以內臣旬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為判官景德
 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
 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洛州曰廣平衛州曰淇水並分
 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
 曰安陽澶州曰鎮甯邢州曰安國中牟曰滄澤許州曰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 馬政

單鎮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羣牧制置使副都監判官凡廢牧之政皆出于羣牧司自騏驥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蕙田案此宋初牧監之法馬政以牧監為上國無養馬之費馬有蕃息之功外此而市馬茶馬猶可權宜行之若戶馬保馬社馬則皆使民養之于是民累深而馬政亦壞矣其故皆由牧監之廢故首著之

文獻通考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牧放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廢之馬始備矣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

物準其直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洎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開之諸蕃每歲皆給空名勅書委沿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以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

宋史兵志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內阜充物始分置諸坊

名臣奏議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陷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廢牧之數不加者益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

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
生性元黃厯墮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
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廩率以爲常故多生息古者
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方千里出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
四千匹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大者馬四百
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眾
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無邊患
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爲患由馬
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
閒眾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乘牝字者擯而不得會
聚此則馬皆生于中國不聞市之于戎也今軍伍中

牝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
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
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黷灰
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于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
賞緡其如所賜無幾尙習前弊今竊揣量國家所市
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
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非理之得也國
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蓄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
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卽止焉則是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
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閒馬必倍矣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
終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句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

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匹兵校而下賞絹一匹當是時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匹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驥六坊監止雷馬二千餘匹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早養飼其尙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

文獻通考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廩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蕙田案開國之始馬政必嚴承平之後馬多必變法省初費而變爲賣馬馬政由是多故矣

宋史兵志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爲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閒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爲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于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

蕙田案開國之初習于軍旅每以馬政爲重設監置牧馬必蕃庶及承平日久上下恬熙民不知兵往往以馬多爲無補而專惜其費於是牧監漸廢及需馬之時馬不足用一切苟且之政行而馬益耗民益困此漢唐宋明之錮病前後一轍也

名臣奏議仁宗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略曰臣謹案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于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

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
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
血氣夏攻特以防蹄醫衛文公居河之涓以建其國
而詩人歌之曰騶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爲蓄
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駒駒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卽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
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之月遊牝別羣
則繫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廄一
廄萬匹又樓煩元池皆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界
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于漢之馬最爲
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又案唐
自貞觀至麟德中國馬四十萬匹開元中置七坊四

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
人不在于地今之同州及太原巴東相衛邢洛皆有
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敕于羣牧使副都
監判官等內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揀擇孳生
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
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蓄蕃盛

仁宗皇祐五年中書舍人丁度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
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
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
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收三萬
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
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一戰
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資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

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畱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閒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畱有閒土卽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旣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畱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

文獻通考至和二年歐陽修上奏略曰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于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甯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戎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閒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閒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閒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牧地也可以興制一監臣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東見其不畊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

轉運司差官就近于轄下訪求草地若可以興制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卻可議行廢罷

宋史兵志神宗熙甯元年手詔文彥博等曰方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眾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于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

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驛驛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羣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于羣牧制置時上方畱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爲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于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

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文獻通考熙甯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
合洪水兩監爲一八年遂廢河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
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
復屬之羣牧司云

河北察訪使曾孝寬言慶厯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
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旣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
者常忠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詔
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
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
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至二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爲斷

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
各以其數來上先是熙甯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
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
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爲生
且其地宜馬誠爲便利旣而得駒瘁劣亡失者責償
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誘
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
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蕃部矣

宋史兵志保甲養馬者自熙甯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
密院議其事于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
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襲逐盜賊之外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輸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絲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通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或一閱其肥瘠禁苛畱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于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

文獻通考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

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議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絲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四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收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匹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

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

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宋史兵志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四匹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匹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匹以贖失補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甲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又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

馬氏端臨曰熙甯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戶馬

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當時賦役必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卻顧而靡然從之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訖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重爲民病矣

蕙田案戶馬保馬此令民養馬之弊政也馬

氏之論極中當時議者之隱

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于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間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于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

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開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甯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尙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

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甯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甯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于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

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于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于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尙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

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
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
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
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饒瘠三分去一猶得
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
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
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
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
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
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
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

名臣奏議熙寧五年樞密使文彥博論監牧疏馬之
有牧其來向矣禹貢之萊夷作牧周官之牧田任遠

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
之法則有在坳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
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
十年蒐用不絕熙寧元年陛下勅置南北監牧使設
官振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自當增修而近時議者
多不深究本末孰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
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
瘠皆可畊乎所斂租課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
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
乎或謂監牧之馬率多少弱旣非齊力難勝具裝且
馬旣蕃庶必有驚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典
牧最爲甚多以至馬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
謂緣牧所費殆將不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謂

計河北監戶歲入牧地之租可充吏兵之費所不足者亦無幾焉唯河南諸監所入尙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率草馬二萬歲收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匹駑良相參匹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廩庫棚房井泉官解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卻欲復之功費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戶彫殘場務破壞言者雖眾竟不能復必若采廢置之言卽乞委臣寮博求利害而審處之利百則變乃無後悔

蕙田案給地牧馬之弊盡于此疏矣

蔡京旣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于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旣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閒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

能盡行其說矣

歸氏有光曰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而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爲後世害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鄧鄂之閒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眾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

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靈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鎮戎軍而已

蕙川案此宋市馬之法

文獻通考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義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旣分始專用銀絹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

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番馬之至者稍
眾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
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蕙田案此宋茶馬之法茶馬最善明代行之
極有成效其原出于此也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牧監後
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
四年又置於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
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
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
無亦自有馬今必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疋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
羣歲生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

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上以未見孳生之數歲分
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牝牝千餘十有餘年
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
三邊焉

馬政志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
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
馬至萬七千一百疋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疋元豐四
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眾
崇甯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
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
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
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
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

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

歸氏有光曰宋自熙甯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

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陁無所馱畜或禾稼稻杭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墮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性也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蕙田案馬政莫繁于宋亦莫壞于宋夫牧監者畜牧之正也宋初以監牧致馬蕃息乃以承平日久用馬者少遂慮其多費而更易之

不數年間馬遂耗而軍事用馬又亟于是一切權宜苟且之法行戶馬保馬給地牧馬累民滋甚而馬政大弊雖欲復舊時監牧之利而不可得矣南渡後雖置監牧馬而風土不宜馬不盛產于是專藉之市馬而馬政不可問矣

右末

遼史食貨志初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懲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卽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萬餘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算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

羣不下千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田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善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七月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

兵志天德間置迪河斡朶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羣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于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

世宗置所七曰特滿忒滿幹觀只蒲速碗甌里本合魯
碗耶盧碗大定二十年更定羣牧官詳穩脫朶知把羣
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勅諸所馬三歲者付
女直人牧之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
償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明昌五年散
驪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令
他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則
悉以送官此金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
羣官之餘騎以給戰士焉

元政典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世
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
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
以至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

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火印之馬牧人
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
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
月遣守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即烙印取勘
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
不可知也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
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于羣自
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羶置撤帳為取乳室車
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
都者承乳車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刺赤之在朝為卿
大夫者親秣飼之每醞都北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
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給減半
以小稻充芻粟每旬取給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廄

閩肥瘠凡御位下正宮位下隨朝諸色目人及甘肅土
番等處草地內及江南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
騾驢羊點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千戶百戶等名
目

右遼金元

明史兵志明制馬之屬內廐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
于大壩蓋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于官者爲太僕寺行
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卽唐四十八監意牧于民者
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卽宋
保馬意其曰備養馬者始于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
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
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爲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
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

軍曰抽發軍苑馬分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
牧馬十疋五十夫設圍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
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借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
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于行寺卿邊用
不足又以茶易於蕃以貨市于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
馬始曰戶馬旣曰種馬案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
輒賠補此其大凡也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
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大
僕寺于滁州統于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
已爲四十監旋罷惟存天長太興舒城三監置草場于
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
馬歲生駒一歲解京旣而以監牧歸有司專令民牧江
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

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牝曰兒牝曰騾兒一騾四爲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三十年設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設太僕寺于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爲南太僕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疋十六丁以上二疋爲事編發者七戶一疋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丁爲率十八年罷北京

苑馬寺悉牧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糧之半自是馬日蕃漸散于鄰省濟南兗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騾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民愈不堪請勅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又極論邊軍償馬

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贖償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繼文升撫陝者蕭禎請省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設行太僕及苑馬寺凡茶馬蕃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疋足充邊用正統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大計于是勅諭禎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是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者卽養馬太僕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文升爲兵部尙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騾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爲令時宏治六年也十五年冬尙書劉大夏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設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

地止數百里然以俱西邊尙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甯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上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甯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疋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廩馬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邊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輒行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已不及半一清覈

之得荒地十二萬八千餘頃又聞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正德二年聞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閒有定駒賂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飢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于民遺母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疋邊臣不能市良馬馬多死太僕卿儲燿以爲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宏治十一年始十年間

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疋甯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焉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于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廣蓄爲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歛大都因事立說補救一時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疋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

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
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通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
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
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
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神宗九年始上馬入兩
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
各邊之請然一駟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駑馬進其
直止數金且仍寄養于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
興作賞資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
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
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
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
寄養馬歲額二萬正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

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
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
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蓋自神宗以來罔政大壞而邊
牧廢弛愈不可問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于
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涂
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爲
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錢有警則出銀市馬仍
是爲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
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卻崇煥請案明世馬政法
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既設
草場于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甯夏
河西察罕腦兒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甯
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

門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荊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閒
平塋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採
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于畿甸尋
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
騎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正宣德初復
置九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別而
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
草場日削軍民皆困于孳養宏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
僕卿王靈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瀄皆請清覈而旋
言香河諸縣地占于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
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
諸衛牧場亦久廢兵部尚書張瑩請復之御史胡海言
恐遺地利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疋與旗手等衛上直

官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
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
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六年
武定侯郭勛以邊警為辭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
餘貯太僕買馬于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
戶部為訕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
宗時弊壞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
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偽每三歲遣廷臣召諸番合
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以
私茶出者罪死雖助戚無貸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
餘疋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
巡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氓冒禁私販者
多成化閒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宏治閒大學士李

東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理苑馬遂命并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閒易馬九千餘疋而茶尙積四十餘萬勛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令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勛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永樂閒遼東設市三二在開原一在廣甯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撫陳鉞復奏行之後至神宗初不廢嘉靖中

開馬市于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俺答上表稱貢總督王崇古市馬七千餘疋爲價九萬六千有奇其價遼東以米布絹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帥皆以馬爲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所以招攜懷柔者備至文帝勤遠畧遣使絕域外國來朝者甚眾然所急者不在馬自後徃于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增惟恃孳生歲課重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蓋明自宣德以後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歸氏有光馬政議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于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于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

五禮通考卷三十五
與知也惟其養于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
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
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
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
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
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
以致馬千疋逮武帝出師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
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
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于兩京畿河南山
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益不獨養于官
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
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于官而

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旣委于民而官以爲非官之
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
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
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旣不
可變而於其閒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
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
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
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其養馬一
疋江北五戶其養馬一疋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
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
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
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
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

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征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

為姦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駮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征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

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芻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蕙田案歸氏此議利弊灼然惜未能見之行

事也

王圻續通考太祖都金陵馬祖先牧太僕廟洪武二年建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禮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天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爲宜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文曰維神始于天地之初而司馬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廢得所歷代與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

稽古案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
齊式陳明薦尚享自後定以春秋仲月十五日遣兵部
官祭歲以為常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白者長丈
餘不可加韉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
以少牢祀馬祖囊沙四百斤壓之令人騎而遊苑中久
之漸馴帝乘之以夕月於清涼山比還大悅賜名飛越
峰復命太常祀馬祖五年并諸神為一壇歲止春祭永
樂十三年立北京馬神祠於蓮花池其南京馬神則南
太僕主之

孝宗實錄宏治九年三月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
北地名壩上安德鄉也初文皇帝靖難兵起戰其地覺
有神相之因詔作馬神祠久之祠廢至是順天府尹彭

禮等修之

明會典嘉靖三十八年以先牧廟建自永樂歲久頽敝
修之

歸氏有光曰天文辰為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
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
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為朕虞
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為御有功列為諸
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騊騄耳之駟獻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為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
封之犬邱豈以栢翳為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
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

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句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

右明

